



闫俊玲

东方医哲张仲景

编者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东方医哲张仲景》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医圣张仲景是如何确立中华医学辩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奠定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形象地阐述了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生命大智慧。

自从人类建立定居生活以来，严重的急性传染病对世界各民族的扫荡，残酷有甚于战争。中国古籍称之为“瘟疫”，解释为“民皆疾也”。疾字里有一个“矢”，意为被箭射中，这是会迅速击中万民的疫病。大疫可导致灭村、灭族、灭国。大规模的瘟疫，仅靠医疗是无法应对的，最好的拯救方法是要防止得病。“治未病”的思想，就是从大瘟疫惨烈的死亡里催生出来的，它写在中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里。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理论的渊藪，将《黄帝内经》的经典理论化作实践，承前启后，最重要的临床经典则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但《三国志》《后汉书》有《华佗传》而无张仲景传。朝前溯，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为扁鹊立传，《难经》传为扁鹊所著，这是先于《伤寒杂病论》的，可见张仲景并不是最早将《黄帝内经》应用于实践的人。

张仲景是河南南阳邓州人。从东汉末至三国鼎立再到两晋，正史没有张仲景传，后人关于张仲景的生卒年也有多种说法。他生也悄然，死也寂寥。他写在竹简上的医学著作，在他去世后就散失了。那么，张仲景如何成为医圣的？很多年，我都为这个问题所吸引，这促使我去阅读中国医学源流。

中国自古药食同源，祖先觅食的岁月有多久，对中医中药的认识就有多久。在药食同源中产生的中华医学，它的渊博与平凡，同样伟大。

《黄帝内经》也是从先民寻求健康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经典。全书以黄帝询问，岐伯作答写成。从书中的思想看，岐伯这个人真是有的。譬如读《道德经》，我们能怀疑老子的存在吗？舍岐伯，谁能提出“圣人治已病治未病”？揭示出防病重于治病，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智慧！岐伯还提出“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延伸到政治。

“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样的哲思穿过千秋，至今熠熠生辉。

《黄帝内经》全书建立在人类最早的哲学思辨上，论述人是阴阳相交的统一体，阐明阴阳五运六气说和脏腑经络说等。与其说这是治病的医书，莫如说更像是研究人的生命和养护生命的智慧书。它开创了中国医学著述之先河，奠定中医发展的初基。因岐伯之贡献，中医学素称“岐黄之术”，岐伯在中国医学史上无疑居首要地位，被尊为医祖。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自己每读扁鹊齐桓侯气色知其病的记载，无不赞叹！那是司马迁写在《史记》里的事迹。

“君有病在肌肤之间，不治将深。”这是扁鹊初见齐桓侯时，这样告诉他。齐桓侯不以为然。

过数日，扁鹊又告之“君病已在血脉”。再数日，扁鹊再次告之“君病已在肠胃”。

齐桓侯都不以为意。不久桓侯病倒，派人召扁鹊，扁鹊已远去。齐桓侯终因病深而死。这故事讲的就是“治未病”要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扁鹊还是最早应用脉诊的医生，归纳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四种诊断方法。这方法传到张仲景，张仲景发展为望、闻、问、切四诊法。

司马迁赞：“扁鹊言医，为方者宗。”我想，岐伯为中华医祖，扁鹊为中华医宗，都是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闪耀出的文明光华。

扁鹊之前，还有个秦国名医叫医和，他为晋平公诊病，毫不避讳地对他：“这病无药可治。”晋平公很吃惊，问原因。医和说，病因是亲近女色。

“女人不可亲近吗？”晋平公问。

“要有节制。”医和说。

疾病不仅有外因，还有人本身的内因。医和是最早提出六淫致病的人。世人感佩他治病的精诚，称他良医。

与张仲景同时期的华佗，不只是外科医生，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还精于药学，“麻沸散”便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世称神医华佗。华佗被曹操所杀，这件事因《三国演义》的传播几乎家喻户晓。扁鹊在秦国行医时，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嫉恨，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莫以为这些跟张仲景无关。这些张仲景之前已存在的中医学思想和中华大医，是哺育张仲景的源泉，没有伟大的智慧和榜样，是不会有张仲景的。

寻觅张仲景生平事迹，但见蛛丝马迹也不敢放过，考辨其生平事迹彼此有联系的时间，我认取他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即公元150年，按中国传统记龄，仲景这一年一岁。

他生于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名机。他的父亲张宗汉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在历史上瘟疫流行最烈。仲景两岁时京都大疫，到他十一岁已发生三次大疫。大疫扫荡生民性命，庄稼歉收，灾荒遍野，桓帝不得不下诏自责，说政治出现偏差，灾祸接连不断。大疫使童年的张仲景深受震撼，由此萌生学医愿望。此时，防治疫病已是上自皇帝下至万民深切忧虑的事，父亲同意儿子学医。张仲景于是拜同郡同族医生张伯祖为师。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这是张仲景写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的话，意思是生而知之的人是上等，学而知之的次一等。张仲景接着说自己愿奉行学而知之。

人生有志向是很重要的。学，可以博览群籍，要紧的是围绕着志向去汲取能够实现学问。仲景年少志于医，从老师张伯祖那里得到了至关重要的中医学启蒙。他初次听说《黄帝内经》讲“治未病”，非常惊奇！

“人未病，怎么能治呢？”

这个追问像一把钥匙，在寻找着一扇能打开一个大世界的门。都说师傅领进门，不知张伯祖是不是对少年仲景说过：“你读一读太史公写的扁鹊传记。”可以确定的是，仲景读到了《扁鹊仓公列传》，那故事像种子播进了他的心田。仲景对扁鹊能通过察言观色来诊断疾病，而且能诊断疾病于未发之时，尤其感兴趣！这极大地打开了他的探索思维。

东汉有个何颯，博学多识，也是南阳人，他为避祸而回乡隐居。少年仲景曾去拜访何颯。这件事见于《何颯别传》。

“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颯。”《何颯别传》里这样记载。

这是说张仲景在“总角”之龄拜访过何颯。古时八九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将头发梳成两个小角称总角。张仲景在十四岁前登门拜访何颯，言语间讲到了学医。何颯审视这个少年，眼里不乏惊讶，评价他：“用思精而韵不高，将为良医。”这是说少年张仲景有过人的才思，但没有做官的气韵，日后将成为良医。

汉代巫术治病还很流行，巫医难辨，以至民间行医者甚至被一些有身份的人看作“贱业”。何颯日后担任过相国长史，此时虽隐居在家，毕竟是很有见识的人物。何颯的评价对少年张仲景深有影响，促其矢志学医。

他约在十六岁时辞亲游学于京都洛阳。古时所称的游学包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览人间万象，观万里山河，约此时他有了表字仲景。

他在日后的《自序》中历数“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庆阳及仓公”，这都是他敬慕的前辈名医。他说自己

“勤求古训，汲取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书的精华。这是张仲景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研读经历。

公元171年张仲景21岁。南阳地区再次大疫。谁知从171年到185年，十四年间暴发了五次大疫，南阳地区都是重灾区。此前一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汝、颍黄巾军在朝廷军队打击下退守宛城。孙坚领淮酒兵攻破宛城。一场场血战就在张仲景的家乡发生。此时的南阳郡领37县，人口240万，不仅是荆州所辖的第一大郡，也是东汉第一大郡，是兵家逐鹿中原激烈争夺之地。

然而，南阳郡诸多县乡村落并非战火都能燃烧到的地方，其荒村破寨是避战避疫的难民聚集地。古代所说的“行医”，指郎中行走于民间为人治病。这个时期的张仲景在南阳郡各县乡村灾民聚集点行医。古来卓有建树者无不是投身实践，在实践中深入钻研求索才见人所未见。

残酷的大疫，对张仲景来说，是一所大学校。

残酷的大疫，要锻造出惊动历史的苍生大医了。

公元189年，张仲景39岁。东汉帝国处在崩溃的前夜。

这年汉灵帝去世，内宦宦官与朝中重臣展开争权斗争。时任并州牧的董卓进京，放纵士兵劫掠、奸淫妇女，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有甚于瘟疫。第二年，关东州郡牧守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董卓迫使献帝迁都长安，并焚烧洛阳官民宅，驱赶京城百姓迁关中，百姓死于途中者不可胜数。汉末群雄之一的刘表在这年出任荆州牧。公元193年，张仲景43岁，到荆州投奔刘表。同年投奔刘表的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日后张仲景与王粲相遇，在医学史上留下张仲景为王粲诊病的记载。

汉献帝建安元年，张仲景46岁，东汉再次爆发大疫，史称“建安大疫”，时间之长，瘟疫之烈，都是空前的。

张仲景在日后所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其宗族人口原有二百多，建安纪年以来，不到十年，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悲愤诗》说：“白骨不知谁，纵横覆草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还有“温气疫疠，千户灭门”之句。张仲景在这个时期曾循行荆州所辖诸郡，行医救人，具体走到哪些地方不详。但张仲景是一个会被天下黎民的痛苦召唤的人，这毋庸置疑。

“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天之莫救！”这是张仲景写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的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写尽了他心中的感伤，既有对本族亲人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悲痛，更有天下生民横死早夭得不到救治的悲怆。

可是，怎么救治？

他痛感自己身单力薄，实在救治不了弥漫天下的病人。

“治未病！”就在这灾难中闪耀出火炬般的光芒。

天降大任于斯人！是惨烈的大瘟疫造就了张仲景。

张仲景在瘟疫横行的病人中穿梭，他不会传染吗？难道他有独特的金刚不坏之身？这个独特的法宝就是“防”！能用于防范的驱邪扶正的汤药被发现，它首先在张仲景身上被验证。我甚至感到，我的家乡南阳产生了张仲景并不偶然。从西汉末到东汉末，一次次大疫，多围绕南阳蔓延荆州诸郡，扩展到全国各地。防重于治，在疫病严重的南阳及荆州地区，首先被重视。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张仲景的行医实践中被充分运用。还有一句“瘥后防复”，讲病愈后要防止复发。这历千秋传下来的“三防原则”，就是无微不至地护卫生命的黄金法则，在张仲景的行医实践中均有体现。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还说自己“博采众方”，这四个字里埋伏着无限跋涉。旱灾、蝗灾、瘟疫轮番肆虐张仲景的家乡。人民遍食草根树皮，势必发现某些草木于某病症有疗效。民间用各种办法抗疫治病救命，也会记下有效的偏方。那是乡野间万民用生命与疫病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南阳地区瘟疫与战火并炽，民间与疫疾

作斗争如此普遍，张仲景在行医中跋涉了多少山水街巷，才写下这四字：博采众方。

无论从书本学来还是从民间采来，张仲景都要在实践中谨慎运用，才能验证其可靠性，并在实践中进行组合与再验证，才可能写进著作。《伤寒杂病论》的“伤寒”，是包括传染病在内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加上其他疾患称“杂病”，几乎就覆盖了当时所知的所有疾病。换句话说，张仲景这部医学经典是在中国历史上遭遇最严重大疫，最需要“防治并用”且“防重于治”的年代写成的，充分体现了《黄帝内经》重视“治未病”的中国智慧。

由于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瘟疫持续在张仲景生长的南阳地区肆虐，由于张仲景“博采众方”里有他家乡成千上万民众与疫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我甚至坚信：中国历史上的这部医学圣书《伤寒杂病论》，只能产生于东汉末年的南阳张仲景。

想到这里，我心中不禁升起温暖和无限崇敬。

荆州治所在襄阳，张仲景是在襄阳遇见王粲。时间约在汉献帝建安二年，张仲景47岁。这时的张仲景对于能察言观色诊断疾病于未发之时，已很有经验。

一个著名的证据记录在西晋医学家皇甫谧撰写的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里，记述王粲年二十见仲景。

“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张仲景对王粲说。

王粲暗想，自己才二十岁，你却预言我四十岁的时候会掉眉毛而死。你是当世名医，也不能这样故作高深，危言耸听啊！

“服五石汤可免。”张仲景告诉王粲，并开了药方给他。

王粲不相信，而且心里不高兴，没有服药。

过了几日，仲景见王粲，问：“服药没有。”

王粲说：“已服。”

仲景看他颜色，知他没服药，对王粲说：你为何要轻视自己的生命呢？王粲依然不信。二十年后，王粲果然眉毛落了，但王粲半年后是染疫病去世。

再说建安六年，张仲景51岁。这年刘表发兵打败叛乱的长沙太守张济。刘表举荐张仲景去任长沙太守。

有人说，做一个良医可以医治百姓疾病，做一个清官也可以医治一方积病。他约在建安七年，52岁时到任。《伤寒论》古本序署名有“长沙太守”字样。宋以后颇有文章称张仲景为长沙守。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明清时期《南阳府志》《邓州志》，对张仲景任长沙太守均有载述。

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大疫依然严重。视野所及，人命关天最大的事就是不断死于疫病的人，病案远多于刑审判狱的案件。他便择时大开衙门，不问政事，端坐公堂为民治病，此举千古传颂，被视为日后中医“坐堂看病”的发端。

建安十三年刘表病逝，华佗因不愿专为曹操一人治病，死于狱中。这两件事对张仲景都有触动。张仲景约在刘表去世后辞官。

有人说，张仲景辞官后隐居在少室山著书。我不以为然。

少室山在河南登封市西北，是嵩山主峰。少室山包含的三十六峰皆山势陡峭险峻。少室山主峰叫连天峰，又名摘星楼，可见其高！少室山顶宽阔平坦如山寨，论险峻令人肃然。从山南向北望，群峰相叠压，有人赞之状如“千叶舒莲”，唐代就有“少室若莲”之说，所以少室山又被称为“九顶莲花山”。

后人设想，华佗被曹操杀害后，同时期与华佗齐名的张仲景为避祸隐居，躲到这少室山来著书，倒是个好去处。然而华佗于建安十三年去世，这年张仲景58岁，此距张仲景去世还有11年。这以后的多年，张仲景不治病人一个？如果他要为民治病，他隐居到少室山，有几人知道他的隐居地，又有多少病人能攀爬到那么偏僻险峻的地方去找他看病？这几乎是将自己与患者隔绝，这是医圣张仲景吗？

弃官而去的张仲景，功名利禄在他心中均无寸地。

但他不是没有天地，行医就是他的天下。医名大了，防备有权势者强迫他做权贵

的专门医生，他没有回乡而不知去向。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张仲景则是大隐隐于民。此时建安大疫仍在流行，他就在民众中行医。

在行医中，他日益强烈地感到凭一己之力治病救人实在有限，无数的生命在催促他快快写下医书留给后世。

一个伟大的工程在公元三世纪开始了。

他撰书的目的有他的《自序》可证，他说自己写出了十六卷，虽不能治愈所有的病，或许能据此见病如源。他接着写下“若能寻余所集”……我久久凝视那“寻”字，感觉他是说“如果能寻得我撰集在此的学识”，也能基本掌握要领了。遥隔千秋，我感佩张仲景意识到这部书可能在乱世中散失。

建安大疫确实惨烈。曹植写下《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殒，或覆族而丧。”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东汉覆灭。此前一年，公元219年，张仲景逝世，享年69岁。这场瘟疫还将持续到224年。

张仲景在东汉末这场大瘟疫中目睹无数人丧生，他的亲人和学生能否在这次大疫中幸存下来，尚不可知。东汉蔡伦造的纸在乱世中没有条件推广，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伤寒杂病论》是手写在竹简上的。关于张仲景著作撰成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我以为他在撰成初稿后仍无一日不对此书进行增补修订，直至最后卧床不起才搁笔。

张仲景将要离世了，他撰写的一堆简册同他在一起，能否传播开来拯救苍生未可知。一代医圣就这样逝去了，他逝去悄无声息。他去世后，所著简册果真丧失。

这部医学经典的失而复得，同样深深吸引着我。

岁月走到晋朝，太医令王叔和见到了民间传抄《伤寒杂病论》的断简残章，极为惊叹！王叔和识得眼前残章如碑如炬的价值，一如听见张仲景的呼号，决心去寻找搜集复其原貌。

当时他正在撰写《脉经》，竟放下自己的著述，全力去搜集张仲景著作的各种抄本。终于找全了论述伤寒的部分，悉心整理出来，即后世所见的《伤寒论》。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说：“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到北宋，王洙在翰林院所藏的藁简中发现与《伤寒论》相同的内容，还有论述杂病的内容，断定这是张仲景遗作，经北宋校正医书局将杂病部分整理出来，即传到后世的《金匱要略》。

不知王叔和用了多少年寻找收集整理张仲景的散失著作，一个杰出的医学家放下自己研究的课题，去帮助另一位已故医学家整理散失的医学断简残片，才使中国医学史上这部兼具奠基与高峰的实践性经典得以流传下来。一部经典，两代风流。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感人肺腑的事！

今读张仲景著作，可见那样的精心结撰是如何伴青灯点燃他的心智。他确立了中国医学辩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奠定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辩证论治，那不是针对某一病症施治，是考察症候群辩证论治。他归纳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字字句句莫不是建立在哲思的基础上的。他的八纲辨证，甚至不是针对病，而是关注人，审辨症候，考虑如何去除妨害身体的因素补益所需，祛邪扶正。一句话，全神贯注地关怀的是人而不是病。

有人说中医不是科学，中医确实非科学所能概括，它分明是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超科学的生命大智慧。

张仲景“论治”的大贡献，是留下了集前人经验和经他实践而精心配伍的诸多良方。举凡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六味地黄丸等，经千秋检验至今依然疗效可靠。我不揣罗列，因十分感佩张仲景没有什么秘方不可告人，而是毫无保留地告诉世人。

行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救人！

这在张仲景的一生体现得淋漓尽致。张仲景生长的年代并没有鲜花盛开的坦途。瘟疫肆虐，战火冲天，血可漂沸，即便在最黑暗、最无望的日子，他的心中也举着光明去救人。尊张仲景为医圣，是中国人历千秋源自心灵的崇敬。我想，何谓不朽？今天，当我们看到张仲景留下的那么多方剂还在保障众多人的健康，怎能相信张仲景已经不在了呢？②8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州市文联主席。）